

美國政府公布新移民藍圖,利好華裔無身份者!

周二(7月27日),拜登政府发布了一份21条移民系统蓝图,在那当中概述了美国在移民问题上面的战略,而且尝试着解决民主党与共和党对白宫边境政策的关切。

拜登政府的移民蓝图重点是指向了在中美洲,可是总体之上是广开移民大门。内容上面覆盖有4个方面:

第一:确保一个安全、人道以及管理良好的边界。

第二:对庇护申请进行有序以及公平的处理。

第三:投资中美洲以解决中美洲难民的根本原因。

第四:加强和中美洲等区域伙伴的合作性移民管理。

这些计划包含数项举措,像是把前总统川普的边境墙预算转用在“边境技术以及陆路入境口岸的现代化”。

不过,拜登政府对移民态度的转化并没有收到所有政府官员的支持。前两天小编曾经报道过,一位美国高层政府官员提案,十年内禁止任何移民人员进入美国以恢复美国内部的国民生态平衡。

不过,根据慢慢出台的政策也不难看出,拜登政府在移民政策方面明显比川普当政时期放松不少!

拜登政府的另外一项举措是对抵达边境的外国人实行快速遣返程序。一直以来,这都是民主党人对拜登政府施压的议题,他们希望可以把边境打开、使得南部边境的中美洲难民可以进入其中。

白宫公告写道:“改进对抵达边境者的快速遣返程序。政府正在努力改善边境的快速遣返程序,公平以及有效地确定哪部分人能够得到合法的庇护还有其它形式的保护要求。”

白宫公布的移民蓝图还显示出,将会允许寻求庇护者以及其他合法移民以更加简化的方式进入到美国,与此同时加快将不符合条件者遣送回到原籍国。

白宫公告当中表示,“庇护与其它合法移民途径应继续提供给那部分寻求保护者。那些不寻求保护或是不符合条件的人将会被迅速遣送到他们的原籍国。”

移民计划还支持边境地区的反走私与反贩运行动,这是在尝试解决共和党人批评拜登政府的问题。

白宫公告还表示,“我们将会永远是一个有边界的国度,我们将会以公平以及公正的方式来执行移民法。我们将会继续努力加强有序的移民系统。”

而在庇护申请的方面,将会实施有序而且公平的庇护申请处理程序。公告显示,美国将会建立一个专门审议庇护申请的诉讼程序,现在,政府已设立了一个专门的移民法庭备审案件,来迅速而且公平地考虑某一些新近抵达者的保护要求。

与此同时,拜登政府已经开始撤销特朗普政府的一些限制某些个人得到庇护的政策还有决定。6月16日,司法部撤销了前政府的2项裁决,觉得这些裁决严重限制家庭暴力与帮派暴力受害者的庇护。

面对现在南部边境的中美洲难民潮,拜登政府称,将会通过确保优先案件获得及时审理与雇用更多的移民法官来减少移民法庭的积压案件。

现在,拜登政府准备在2022财年增加一百位移民法官,与此同时,司法部还恢复了移民法官在行政上结案的自由裁量权。

拜登政府表示,他们希望国会通过《美国公

民法》,这一法案将会开放家庭团聚,企业使用外籍的劳工,而且为已经在美国生活与工作的人开辟一条得到公民身份的途径。

除此之外,白宫还希望国会通过《梦想与承诺法案》以及《农场劳动力现代化法案》,为未成年来到美国暂缓递解的DACA,为临时保护身份接受者与农场工人创造了一条通往公民身份的路径。上述的法案都在民主党占优势的众议院得到通过。[美国参议院网](#)



近65萬常年非法居住美國的“夢想生”,面臨怎樣的未來?

昨天的東京奧運會賽場上,一位代表危地馬拉參賽的運動員路易斯·格里哈爾瓦(Luis Grijalva),在男子5000米預賽第二組中跑出了13分34秒11的成績,獲得了第10名,也贏得了決賽的入場券。



然而,眼下在賽場上馳騁的格里哈爾瓦在抵達東京前,卻在數周時間內爲了自己的移民身份而四處奔波,向美國政府請願參加東京奧運會。

格里哈爾瓦是美國的移民計劃——“童年抵美者暫緩遣返”計劃(DACA計劃)的受益者之一,這個近65萬人組成的群體也被稱爲“夢想生”。他們非法居住美國多年,且一旦離開,將面臨長達十年的入境禁令。

格里哈爾瓦的請願最終被通過,但多年來保護他不被驅逐出境的DACA計劃目前卻陷入了僵局。自2012年奧巴馬提出以來,DACA計劃在三位總統任內幾經浮沉,這些年幼時被父母帶入美國境內的年輕非法移民之後的命運也牽系其中。

DACA計劃被一地區法院判定非法

DACA計劃最早于2012年由奧巴馬提出。根據美國公民和移民政務局的定義,符合條件的在年幼時被父母帶入美國境內的青少年非法移民,DACA計劃保護他們在美國的合法身份。

DACA計劃的受益者不會被驅逐出境,可以獲取工作許可和駕駛執照,並且在某些情況下還可以得到教育資助。“夢想生”主要來自墨西哥、中美洲和南美洲國家。

儘管登上台後全力支持DACA計劃,但是其實施情況一直如同“過山車”——法院的相關裁決和行政活動每隔幾個月就會取消、恢復或部分撤銷該計劃。

據路透社報道,“夢想生”們表示,DACA計劃在法庭上引發的接連不斷的爭執給他們造成了很大壓力,他們持續感受到被剝奪“夢想生”身份的威脅。

上個月,美國得克薩斯南區聯邦地區法院法官安德魯·哈寧(Andrew Hanen)又判定DACA計劃是非法的,沉重打擊了DACA計劃。該決定將阻止DACA計劃通過新的申請者,但不會影響已經申請了DACA計劃的“夢想生”。

一名法官裁定DACA計劃不合法,並阻止了該計劃新的申請者。[/ 社交媒體截圖](#)

“夢想生”群體在年幼時就被帶入美國境內,美國移民政務局政策分析師杰西卡·博爾特(Jessica Bolter)向新京報記者說道,“按理來說,他們不應該爲父母的非法入境行爲負責。”

據CNN報道,2017年,特朗普曾試圖終止DACA計劃。雖然該提案最終被最高法院否決,但是特朗普政府長期以來還是一直試圖限制該計劃的施行。因此,DACA計劃一直處于“灰色地帶”。

在登上台第一天簽署的總統備忘錄中,他就表示將指示美國國土安全部採取“一切合適的措施”以“保護和加強”DACA計劃。去年12月開始,美國國土安全部開始接受DACA計劃新的申請者。

今年3月,美國國土安全部長亞歷杭德羅·馬約卡斯也公開稱將發佈正式法規,以鞏固DACA計劃的法律地位,但截至目前國土安全部仍

然沒有這么做。

DACA計劃合法性被質疑

得克薩斯州和其他八個州目前都認爲奧巴馬當年未經國會授權就通過了該計劃,哈寧也表明,該計劃最初獲通過便違反了美國聯邦《行政程序法》。

當年奧巴馬通過DACA計劃的方式,使得其合法性更容易受到法律方面的挑戰,這是DACA計劃“命運多舛”的一個重要原因。

中國社科院美國研究所社會文化室助理研究員王聰悅向新京報記者解釋道,奧巴馬當年通過總統行政令的方式通過該計劃,而就美國的立法程序而言,制定移民法案需經國會職權範疇,應經衆參兩院投票通過才符合程序正義,目前DACA法案屬於總統“越權”之舉。

博爾特也進一步說明道,如果通過正常的立法程序,DACA計劃在落實前需要經歷一段聽取公衆反饋的時期。奧巴馬政府當時以DACA計劃的緊迫性以及監管步驟没有必要跳過了這一步,但這卻成了DACA計劃的反對者質疑其合法性的籌碼。

另一方面,雖然DACA計劃保護的是非法移民的後代,但也有不少聲音質疑其變相鼓勵非法移民。

王聰悅表示,DACA計劃對年輕非法移民的保護也被視爲政府對偷渡行爲的默許,可能會削弱邊境執法的合法性,而且對按部就班通過合法申請程序的移民也不公平。

博爾特則分析道,因爲“夢想生”必須是從2007年開始就在美國的非法移民,所以DACA計劃變相鼓勵新的非法移民涌入這一說法其實是站不住腳的,但是這一問題的極度政治化已經使得兩黨難以妥協。

“夢想生”命運牽涉美國黨派政治利益

在哈寧的非法判決公佈之後,拜登政府仍舊呼籲爲“夢想生”提供公民身份,並稱將對該裁決提出上訴。

但美國移民政務研究中心傳播和公共事務總監米歇爾·米特爾施塔特(Michelle Mittelstadt)在接受新京報記者採訪時表示,接受上訴的法院非常保守,因此上訴的成功率並不很大。

在上述裁決公佈之後,民主黨籍參議員鮑勃·梅嫩德斯發言稱,這一判決並非出乎意料,只是一個“令人痛苦的提醒”,即拜登政府需要一個爲“夢想生”提供合法化身份的長期方案。博爾特也認爲,拜登政府接下來需要讓DACA計劃在法律上“名正言順”。

王聰悅則表示,接下來拜登可以選擇對該裁決正式提出上訴,並敦促國會爲“夢想生”提供獲得公民身份的途徑。

不過,她補充道,對於推進該計劃而言,拜登帶領下的民主黨,看似追求“鼓勵他們通過不懈努力成就自我”的美國夢,實際上更大程度上還是在追一個“謀求黨派政治利益,與特朗普先前政策分庭抗禮”的夢,激情有餘而操作空間有限。

據Politico報道,美國民主黨正嘗試通過立法協商,將一些支持移民的政策(包括DACA計劃)加入即將出台的3.5萬億美元的支出法案中。這就意味着民主黨可以繞過共和黨,在參議院通過簡單多數票通過法案。

博爾特解釋道,這之後,參議院官員將決定“夢想生”帶來的收益是否有積極的重大影響,如果是肯定的,那麼該法案只需要民主黨派的支持就可以通過。

據路透社報道,上周四,拜登也發言稱美國民主黨的這個支出法案應解決移民問題。但是,此前他也表示,民主黨是否可以最終將DACA計劃囊括進這一支出法案中還有待觀察。

米特爾施塔特(Michelle Mittelstadt)說道,這

一法案最終會不會通過是目前DACA計劃面臨的主要問題。最終這一法案具體包括多少非法移民群體(“夢想生”、基本醫護人員等)將影響法案的順利通過。

王聰悅則表示,這一非常規操作最終很難成功。“鑑於民主黨在參議院佔極微弱優勢,而且一些位於邊境且接納移民的州對類似做法非常反感,目前已經多次提出相關訴訟,所以這一非常規操作構想從程序上講,落地非常有難度。”

針對移民問題,兩黨很難找到妥協空間

民主黨派之所以需要用非常規的方式通過DACA計劃,是因爲在這一重要議題上兩黨之間存在嚴重分歧。

美國國會參議院農業委員會資深民主黨議員黛比·斯塔貝諾發言稱,目前要獲得共和黨人的支持非常困難,即便在2013年願意站出來支持DACA計劃的共和黨議員現在也一直猶豫不決。

關於曾經支持移民項目的共和黨議員的態度轉變,兩位接受採訪的專家都提到了以下兩點,特朗普時期移民政策進一步成爲兩黨爭議的核心,以及近期大量非法移民涌入美國的“邊界危機”。

有關移民的議題在特朗普執政時期成爲了共和黨立場的核心,博爾特解釋道,因此共和黨人會擔心如果他們支持任何形式的非法移民合法化,在競選連任的時候就會受到更保守的共和黨人的質疑。

米特爾施塔特也說道,共和黨內部存在根深蒂固的反對任何形式的移民自由化的少數派,而當移民問題成爲兩個黨派的重要分歧時,共和黨人就很難去挑戰這些少數派。

另一方面,近期美墨邊界的非法移民數量激增,刷新了過去20年來的最高紀錄。“這爲他們反對非法移民合法化提供了一個藉口。”博爾特補充道,“他們可以爭辯,應該在確保邊界的安

全之後,再去考慮非法移民合法化的問題。”

而民主黨派則將繼續支持包容性更強的移民政策。王聰悅解釋道,少數族裔和移民是民主黨的主力票倉,因此拜登作爲民主黨建制派的代表,推行包容性移民政策既是“去特朗普化”的需要,也是穩固基本盤回應選民的需要。

未來有關移民的兩黨分歧也或將長期存在,共和黨和民主黨各持一端,將很難找到妥協空間。

王聰悅稱,目前美國政治極化日趨嚴重,移民議題已經成了兩黨黨內忠誠度的試金石和黨間角力的賽點。一方面隨着美國2020年人口普查結果出爐,拉美裔選民(也是DACA計劃的主要惠及群體)數量快速增加,嚴重衝擊歐洲裔白人的主體地位,美國社會有關“誰是美國人”的身份認同危機愈演愈烈,從心理上給現有移民承載力施壓。

另一方面,美國目前社會再分配機能不佳,階層兩級分化,中產階級嚴重縮水、巨富階層精細分層,赤貧階層看不到階層躍遷的希望,因此大大擠壓了整個社會接納移民的物質能力。

王聰悅總結道,“從這兩個角度講,美國作爲‘移民國家’在理想和現實間的差距恰恰就是兩黨無法彌合的立場鴻溝,很難解決。”

非法移民激增,四個因素導致美國“邊界危機”

針對國內非法移民的DACA計劃遇到了瓶頸,而從中美洲涌入的新非法移民也引發了“邊界危機”。

據新華社報道,美國海關和邊境保護局7月16日發佈的數據顯示,該機構6月逮捕將近18.9萬從美國與墨西哥邊界入境的非法移民,再次刷新了21年來的最高月度紀錄。

6月被捕非法移民中,大多數人來自墨西哥,而沒有父母或監護人看護的未成年非法移民共有15253人。

除了拜登競選時期對更包容移民政策的承諾外,非法移民數量激增背後還有三個原因——新冠疫情、中美洲的嚴峻形勢以及該數據本身忽略掉的非法移民“再犯率”。

米特爾施塔特分析道,2020年在新冠疫情的影響下,全球各方面的交通流動性都大大降低,現在激增的數字也是被壓抑了很久的流動性開始恢復的結果。

另一方面,中美洲去年遭受了兩場大規模颶風的襲擊,經濟受到新冠疫情和颶風的雙重打擊,當地的政治動蕩也一直在持續,迫使更多移民湧向邊界。

米特爾施塔特還提到了影響這一數字的一個重要因素——非法入境的再犯率。她指出,美國海關和邊界保護局收集的非法移民數據基於逮捕這一事件,而不是具體的人數,重複嘗試入境的人數也會被多次記錄在內。目前某些邊境有超過50%的非法移民屬於重複入境的範疇,而在2019年這個數據只有7%。

而自特朗普以防控新冠疫情爲由,強行遣返大批非法移民後,邊境的非法移民再犯率就急劇上升。因爲這部分移民並非被正式驅逐出境,因此重新嘗試入境也不會有刑事後果,因此他們將會不斷地嘗試非法進入美國境內,直到最終成功。

“如果將再犯率也考慮在內的話,其實2019年的非法移民數量更高。”米特爾施塔特補充道。

但是,據BBC報道,當地時間8月3日,拜登政府宣佈將持續以新冠爲由遣返非法移民,該計劃將無限期延長,這對緩解“邊界危機”將有害無益。

要最終解決非法移民造成的“邊界危機”,王聰悅指出,美國政府預計會採取“疏堵結合”的方式。一方面疏導推動全面移民政策改革議案在國會通過,其中就包括給予在美無合法身份移民可申請公民身份的渠道。

另一方面採取堵截的措施,即與中美洲國家的執法協作和政策配合,加大在美國南部邊境驅逐非法移民的力度。

米特爾施塔特也表示,美國要解決邊境問題必須與其他國家在多方面實現合作。目前墨西哥已經大大加強了移民管理的執法力度,並正逐步建立新的小型庇護所。墨西哥也對大量中美洲人民打開了大門,歡迎他們來墨西哥生活和工作,但美洲在移民方面的區域合作仍待加強。

而美國政府也需要與墨西哥和其他中美洲國家加強合作,支持當地剛剛起步的庇護所項目和移民管理系統,支持其發展和基礎建設,以幫助解決當地的腐敗、幫派暴力、貧富差距大等問題。另外,美國也需要與加拿大和中美洲的其他國家合作,承擔人道主義保護的責任等。

“這些都是極其複雜的政策項目。”米特爾施塔特總結道,“但是,如果美國要妥善解決每隔幾年就因新的高峰而浮上檯面的非法移民危機,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

